

一條鞭痕



一條鞭痕

一條鞭痕

定價大洋四角五分

外埠函購加寄費一成

——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——

著者 錢 杏 邨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分局 南京長沙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出版



自序詩

這故事沒有什麼新奇，
也沒有多少的深奧意義；
寫的僅祇是抗鬥者的一羣，
人生又着上的一條鞭痕！

可是，詩人的命運我不悲憫，
祇歌頌那勇往直前的犧牲；
女性中能有幾個莎菲？

詩人，不過是暴力下生活的象徵！



你聰明的讀者喲，

我不是在爲詩人作傳；

表現昇華的革命的狂飆，

我是渴望着大無畏的英雄來到！

一九二七，一一，一五，錢杏邨

一條鞭痕

一

自從保加利亞都城被革命軍佔領的消息傳到威尼大以後，這彷彿半空中起了個霹靂，使全城的民衆大大的震驚；革命的空氣，比時在那裏就高漲得如萬丈狂濤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都聽得到「革命！革命！革命！」的喊叫。

許多青年們聽到了這革命勝利的消息，都扔下他們的書本，不到學校裏去了；工農們有的也甩掉他們的鋤犁；婦女們很多的都走出家庭；他們決定了祇有「革命」是他們的唯一出路，任何事件都沒有革命重要！於是，他們團結起來，跑到保加利亞，到軍隊中去！到一切革命的機關裏去！

這其間，有一個青年，身體很單弱，面部長瘦，短髮鬍鬚，好像許久沒有理過，

兩眼深陷，兩眉間有一道愁紋，穿着工人的服裝，腳上拖着破舊的深筒皮鞋；在行動的時候，從他嘴裏還不時流出些詩句；也夾在這「走向保加利亞之羣」中，越山過嶺的向前進！

同志們！這便是我們的詩人白爾森涅夫。

白爾森涅夫是威尼大中學裏的一個教師，也是一個從事工人運動的革命黨員，他的父親，他的母親，和他的伯父叔父們都是工人，他在學校裏學習的也是土木工程，他是完全生活在工人的隊中，對於工人——無論是手工業工人或是機器工人——是特別的愛好。他又酷好文藝，他的精神大部分消耗在寫讀文學的製作上。他的生活，除教課時間而外，完全過的是巴黎文士的生涯。每天夜晚，和他的夫人葉林娜，總要跑到一爿小咖啡館裏，和許多工人們在一起痛飲狂歌。據他自己說，每天的生活祇有這個時候最愉快，在痛飲裏

可以排遣掉許多的愁懷，同時也可以幻出許多的理想，這理想在昏醉中又能完全實現。而一般工人們的天真活潑，強烈的革命性，自然的動作，尤足以使他痛快。

白爾森涅夫雖然生活於工人的環境之中，他却希望成爲一個詩人。他在一切的名作之中，最愛讀那描寫工農及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創作。他最厭惡那掛着自由主義招牌，而實際上仍寄生在資產階級腋下的作家。他排斥那專講個人，忘却社會，歌詠花愛的製作。那哀怨的，妥協的，慈悲的，一切不含革命性的作品，無論技術怎樣高超，他都說是「廢物」！他主張文藝，這個時代的文藝，應該是革命的，狂風暴雨的，爲被壓迫階級的，尤其是爲無產階級的！許多的名家，都被他詆毀；許多的製作，多遭他踐踏；許多當世的名人，他說是一個胡桃殼，祇有漂亮的外層，按其實際，一無所有！……

除去工農的事跡，他不歌詠；除去以羣衆爲本位的材料，他不書寫；除去革命的表現，任那事實是如何的曲折有味，他是棄之不惜……

白爾森涅夫矢志要做一個無產階級的詩人。

不過，他的著作是不合資產階級讀者的口味的，因爲這些工農苦痛的事實，在他們看來，是另一個世界裏的事；他們在創作中所要尋求的，在白爾森涅夫的著作裏一點也尋不到。他發表了許多的詩歌小說，總惹不起讀者們的注意！

革命的狂潮從荒漠的森林裏滾來了，這於白爾森涅夫是有趣味的。在革命的高潮中，可以實現他理想的自由！革命是光明，一切的希望孕育於這光明的革命潮中！一切舊的，污穢的，不堪的，都要在這革命的高潮中覆沒！所以當保加利亞被革命軍奪得時，他歡喜得發跳，歡喜得如同一個烏托邦已

經從天上落到地上。

祇要你有一個小時和白爾森涅夫在一起，你總可以聽得他唱着勃洛克的激昂的歌調：

「我們煽動世界的大火，

血中的世界的大火」

「四周圍都是火火火……」

把鎗上的皮帶背妥……」

他幾天不想吃飯，他在各處走動，聽聽工人們在這革命的狂潮中說些什麼！聽聽青年們在這革命的狂潮中歌些什麼！聽聽社會各階級的聲音，聽聽他們是讚美還是咒詛！他又在各處向着工人們宣傳，喊啞了他那破竹似的嗓子。他這幾天的話，檢直可以歸納成這樣的幾句：

——放下你們的工具罷！弟兄們！奴隸的鎖鍊已經開始斷了！保加利亞已經被我們革命軍佔領得，我們現在有更重要的工作了！這是最後的鬥爭，弟兄們，去喇，去喇……

他愈喊愈有趣，他的酒量也更大了，有時竟整夜的不睡，有時嗑得昏昏醉，由葉林娜將他扶着回去，他成了革命狂了！

於是，在威尼大有了一個狂熱的口號：

「到革命的新都去！」

接着便由白爾森涅夫領導，組織了一個機關，結合在威尼大的青年革命家，預備同陣到保加利亞去。這機關的辦事處便設在這咖啡館裏，他們的辦公時間便是每天的夜晚。

從威尼大到保加利亞，有一千多里的旱路，沿途全是些高山峻嶺，看不見

一條大河。祇有一種沙河，這河裏水是很清淺的，祇是不能行船。也有一條水路，可是旅費太大，工人們力有不及，而且也得向南行五百里旱路。在白爾森涅夫的組織裏，祇有由旱路去了。好在這一路，山嶺都很俊秀，山勢非常曲折，始終是迴環行走着。處處有山澗，泉聲是一路聽到保加利亞，加以有莫大的希望，在他們的心裏燃燒，倒也不覺得有什麼苦了！

——呵！革命去！革命去！革命去！

過了幾天，這「向保加利亞之羣」在熱烈的呼喊裏，由白爾森涅夫領導着出發了，葉林娜當然是同行。在途中，他們是一天到晚的喊叫，談話，什麼保加利亞這時的景象怎樣了！保加利亞的人民是怎樣自由了！保加利亞的兒童的精神怎樣革命化了！保加利亞的革命空氣怎樣熱烈了！保加利亞的婦女……保加利亞的人民……保加利亞的光明……他們談得沒

有倦怠的時候。

白爾森涅夫一路上過的是多麼幻美的生活啊！……

二

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就是詩人不被重視，縱使你寫出怎樣偉大的詩歌，在社會看來，是不值一文的！詩歌賣不了錢，詩人却不能拿詩當飯。白爾森涅夫是一個窮漢，他沒有錢。飢寒交迫，怎麼辦呢？到保加利亞以後，他便不得不找工作了。而況他離開尼威大的本意，也是爲着革命而來呢？真可怕啊，這詩人筆尖下的麵包問題……

白爾森涅夫一面焦愁着生活，一面在街坊上慢踱，這時的保加利亞果然和以前不同了，革命的空氣是萬分的緊張，每兩三天總要開一次幾十萬人的

羣衆大會。遍街上都掛着繩穿的白布紅布，甚至長到三四丈的大標語，滿牆滿壁的口號：

——打倒大資產階級！

——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！

——保加利亞革命成功萬歲！

這些口號，在街市上，每一分鐘也都可以聽見。

白爾森涅夫看見這些現象，微微含笑，他想，這保加利亞真是我的故鄉了，我的一切的理想在這裏準可以實現了，我要永久的生活在這革命的火花裏了……

……正在玄想，遠遠的來了一陣鼓號。

這是勞働童子團，這是革命新都裏給予人們的最革命的印象！許許多多。

多的小同志們，都活活潑潑的在鼓號聲裏走動。他們穿着黃卡基的童子團制服，肩上披着大方的紅巾，給予人們以最深的印象。黃卡基的軟帽，藍頭繩草底的鞋子，身上背着水瓶等件，手上拿着根棍木，嘴裏喊着口號，遇着友隊就舉起拳頭行禮；在他們的影子裏，表現了無限的熱烈，感動，震澈，天真和勇敢。

——起來 饑寒交迫的奴隸

——起來 全世界的罪人

他們又一路的唱着國際歌。

白爾森涅夫得了這樣印象，又發狂起來！這孩子們，這將來的主人！祇有他們是最革命，是真革命！沒有薰染得社會的惡習性，沒有權利思想，他們活潑潑的走向光明，他們很熱誠的要拯救人類！呵！他們真正的拋棄了個人主義的觀念了。這正和白爾森涅夫在文藝上的主張一樣，材料應該取自

羣衆，描寫的對象完全是多數人，而不是屬於個人的！

他的靈感閃動了一下，他信口歌吟起來，唱到最後聲音漸漸的高了，童子團裏的兒童都向他微微含笑。他真以爲自己置身在一個讀詩會裏，迴環的吟起他最得意的一節：

這裏已燃起火星，

前途喲，一片光明；

你將來的主人！

去，去拯救全世界的奴隸，

去，去拯救全世界的罪人！……

白爾森涅夫真個快活極了！在這裏也遇着童子團，在那裏也遇着童子團，一隊隊一個個，都在各處走動！他樂極了，他說這裏很健全的表現出了革

命的靈機！

然而，在這歡欣裏，他竟確定了他的生活。因為在一隊童子團裏遇着了他的朋友莎菲，蘇賓，伯扎洛甫，和伊宛諾維赤。

他們都是在威尼大的老朋友，現在除伊宛諾維赤外，都在總工會裏服務，白爾森涅夫事先並不知道；這一天他們都跟着童子團遊行，莎菲先看見了白爾森涅夫，跑去將他的手拉住：

——你什麼時候來的？白爾森涅夫！

白爾森涅夫自然是喜出望外：

——哦！你怎麼在此地？我來了幾天了。

蘇賓，伯扎洛甫，和伊宛諾維赤這時都已走攏來；彼此都具着無限的愉快。莎菲告訴白爾森涅夫他們來了已有半年了，在總工會裏。同時，又回問他